



# THE ART NEWSPAPER

UMBERTO ALLEMANDI & CO. PUBLISHING LTD. • MODERN MEDIA GROUP

2022年9月/第99期

## 蘑菇之语 编织汇聚艺术与科学的生命互联

p4-5

以蘑菇作为方法：  
新一代华人艺术家的生态艺术创作

p6-7

菌物志  
一个新的智识网络，将如菌丝一般蔓延

p8-9

# CONTENTS

## 人物 PEOPLE

**10-11 | 闫晓静：**  
**探索人与自然协作的艺术**  
艺术家借由“灵芝女孩”的培育，回顾祖先对待自然的方式，以帮助思考如何利用自然手段获得复原的力量

**12-13 | 生命与情感超出任何计算机的模拟能力：埃德·阿特金斯迷恋的“无用之物”**  
作为一名以电脑生成影像而闻名的艺术家，埃德·阿特金斯 (Ed Atkins) 的作品恰恰在于通过力求完美的技术努力去暴露机械的局限性，将技术重新转向人

## 展览 EXHIBITIONS

**14-15 | 爱知三年展“依然活着”：能与不确定的现实对抗的只有诗与想象**  
第五届爱知三年展于日本名古屋开幕，以“依然活着”为主题告知世界，共同经历不确定性的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加命运与共

**16-17 | 阿岱尔·阿德斯梅：等待“御旨”，去逃离，去战斗**  
有些艺术家选择顺应时间，创造一个乌托邦或是改变世界。而我们选择逆时间而行，从最小、最日常的事情来激发改变

**18-19 | “2002-2008”，“王兴伟在上海”，也可以不在上海**  
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呈现的展览“王兴伟在上海2002-2008”中，王兴伟以及众多与王兴伟在上海期间产生交集的艺术家好友的作品，共同在展览中与观众展开一场关于图像的玩笑

## 博物馆与文化遗产 MUSEUMS & HERITAGE

**21 | 阿富汗文化遗产正在重新得到尊重**  
阿富汗喀布尔政府赞成保护所有物质遗产，包括前伊斯兰时期的大量历史遗迹，塔利班也对炸毁巴米扬大佛表示悔意，但经济制裁使他们的计划难以推进

**22-23 | “时代”休眠，民营美术馆遭遇“前进”之困**  
广东时代美术馆于8月17日宣布其主展厅项目将在10月告以段落，伴随民营地产企业在近年遭遇的困境，依靠单一企业投资模式的中国民营美术馆正在面临挑战

## 誌屋 ZIWU

**24 | 携“未名河”“幕像”与“五感之谜”而来，光影艺术节启幕誌屋上海**  
从2022年9月3日至10月9日，光影艺术节将为观众带来为期一个多月的展览、论坛和工作坊活动，其中包括3个影像展览，3场论坛和2个工作坊

**25 | “幕像”：从阿尔勒映照到上海**  
在誌屋现代艺术基地 (Modern Art Base) 空间将展出第53届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年度之夜”的21部来自最受喜爱的艺术家、摄影师以及艺术机构推荐的影像作品



马里恩·诺依曼，《蘑菇在说话》(电影静帧)，2021年

##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04-05 | 蘑菇之语：**  
**编织汇聚艺术与科学的生命互联**  
来自不同时空和学科背景，受到自然之力启发的“蘑菇颂”与蘑菇自身的物种属性相互交织，正是“蘑菇之语”在编织的多重生命网络

**06-07 | 以蘑菇作为方法：**  
**新一代华人艺术家的生态艺术创作**

他们大多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将生态学、生物学、地质学、社会学与多种艺术媒介结合的方法实践生态艺术，以基于田野、亲身实验的方式进入创作过程

**08-09 | 菌物志**  
**新的智识网络，如菌丝一般蔓延**

诸多以蘑菇为线索的科学研究、人类学观察、艺术、摄影、诗歌与纪录片创作，以及菌丝体材料应用，彼此互相影响与激发，亦如菌丝网络，为我们输送着取之不尽的精神与物质养分



艺术家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郑波、王一一、程新皓、闫晓静、龙盼、曹舒怡

**26-27 | 决定性瞬间再解读：“未名河”回应摄影的液态智慧**  
“未名河”试图打破线性的时间和历史框架，那些已被历史盖棺定论的、已尘封的、已被作为常识一遍遍传达和强调的概念，可以重新以一种未被命名的方式被重新审视

## 艺术市场 ART MARKET

**29 | 首届首尔弗里兹艺博会举办，韩国艺术市场持续升温**  
首届首尔弗里兹艺博会和韩国国际艺术博览会 (KIAF) 同时举办，使韩国首都首尔巩固了艺术中心的地位，共有超过300家画廊在两个艺博会亮相

**30-31 | 尼古拉斯·帕蒂：粉彩的“派对”与市场的“狂欢”**  
是什么造就了后网络时代的代表性艺术家？



闫晓静，《灵芝女孩》，2016-2017年

## 特写 FEATURE

**32-33 | 坚守与流变：**  
**成都艺术生态当下观察**  
成都艺术生态内部的开放格局为差异化的探索创造了可能，较低的空间成本使得新空间处于活跃生成的状态，人们对理想式的“成都生活”的憧憬令社区艺术和在地化学得以勃兴，这些都令人对当下的成都艺术充满期待

## 聚焦 ArtReview ArtReview FOCUS

**34 | 生活，在废墟之上**  
ArtReview 9月刊现已出版

## 艺术联结 ART ENGAGEMENT

**35 | 轩尼诗百乐廷X茅友公社XT丁乙：匠艺之光，生生不息**  
轩尼诗百乐廷携手茅友公社和中国艺术家丁乙倾力呈现大师三重奏



## 蘑菇絮语

一个多声部的“蘑菇之语”开始在南方之南回响，这个跨越时空织就的菌丝网络初现雏形，未来还将在不同地方蔓延开来

这是8月中旬的普通一天，雨后的早晨，昆明。经过公园1903的停车场时，在杂草和垃圾中，一丛一丛小蘑菇破土而出，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草菇呈现出令人惊奇的银色，在早晨的阳光下散发出异样的金属光泽，它们周围的光泽来自于土地中的金属与污染残留，这些在废弃的城市飞地中生长出来的伞型生命，卑微挺立，如同某部科幻小说里的末日启示。

这一丛一丛银色草菇的生长景象堪比人类学家罗安清 (Anna Lowenhaupt Tsing) 在其著作《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描述过的在废弃工业林中长出的松茸。蘑菇是真菌的子实体，作为自然界的先锋生命，真菌表现出惊人的再生能力。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袭击后，真菌是最先在爆炸点重生的有机体。正如罗安清所言，对真菌学的研究可能比你想象的更重要，真菌也能让植物在人类活动的干扰中焕发新生、帮助修复森林和其他复杂的生态系统。

策划展览“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的经过，是一段返身寻找来处的旅程。真菌是最古老的生命，从进化的历史来看，真菌进化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出现植物和动物，动物、植物、真菌三者联合，形成了地球巨大的生态系统，生物才能够协同进化，一直延续至今。

在以菌菇为中心的知识联结之中，我们决定将云南作为重新出发的地方，云南的野生菌种类在中国最为丰富，它所处的西南山区也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回到源头理解真菌，仅仅捧读人类学家或者真菌学家的文本和研究报告是不够的。必得回到山林和田野，乃至市场与餐桌。

在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真菌专家杨祝良的深谈中，我们了解到中国两代真菌专家探索出来的从野外考察、标本研究到DNA测序的真菌学研究发展历程，也在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室里，看到了杨祝良的导师臧穆先生留下的田野笔记和写生手稿——其中一页1976年8月6日臧穆在云南中甸所绘的金色菌子令人印象深刻。46年前，他在3300米上的高原，平静、精微地绘制、书写、记录一只藏语为“斯夏母”的蘑菇，它的气味、颜色、尺寸、生长环境，通晓“蘑菇之语”的人，会在自然中找到专注与慰藉。

位处西南的昆明，也曾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发地之一，这里的高地和田野，在张晓刚、毛旭辉等人早期作品中呈现出的自然与生命的纠缠与张力，意象与精神状态都殊为奇诡与神秘。在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发展人的内部世界与现代性意识的四十余年后，对于生态环境、物种智慧有着探求热情的新一代艺术家们回到云南的山林与田野，这个夏天，龙盼、王一一前往分别香格里拉、澜沧，开始了她们对于野生菌的探寻旅程。从蘑菇的生长过程得到启发，将艺术从控制性的想法和常规的生产过程中解脱出来，是半个世纪前重度真菌爱好者约翰·凯奇 (John Cage) 的偶发性艺术观念的灵感来源，在今天，也将进一步拓展自然与

艺术之间的关联。蘑菇自身的生命循环、及其在森林的生态系统中消化、输送营养的生命连接，展示出真菌与其他物种共生的智慧，也启发了艺术家们将存在于自然中的无机物与有机物、真菌与植物、动物的“共生”联结带入到艺术世界中。

长居云南的艺术家资佰画下了鸡枞菌与白蚁的共生景观；艺术家郑波在其作品《植物的政治生活》(Political Life of Plants) 中探讨森林物种之间互助与竞争并存的共生关系；曹舒怡与彼得·莫蒂默实验室合作探索有机物种与无机物质之间的共同演化；王一一的雕塑装置作品“石化”所对应的是一种石状菌主被菌丝感染后形成的石菌共生体。在艺术家二人组莫妮卡·斯图德 / 克里斯多夫·范登伯格 (Monica Studer/Christoph van den Berg) 看来，蘑菇作为网络内共生和寄生关系的象征，也可以作为互联网以及加密网络等全球数字网络的一个隐喻。他们为昆明的展览创作的一组蘑菇群雕塑，作为对想象中的物种群的抽象描述，其多边形切面是数字创作过程的标志，作为全球范围内巨大雕塑网络的第一批标本，连接着在数字和真菌议题方面具有别样意义的地方。

真菌的主体是在地下生长的菌丝体，菌丝体充斥着整个世界，它们形成无穷无尽的网络，就像一个巨大的网络，数以万亿计菌丝体所构成的网络结构如同自然里的互联网。

在8月27日展览开幕的下午，云南诗人于坚在展厅里用云南方言及普通话



本文作者与观众在“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展览开幕现场

朗读自己所写的《云南蘑菇颂》，展厅的一旁是约翰·凯奇1982年在Mountain Lake的喃喃絮语——他所写的长诗《蘑菇与变奏》，从每行中心字母纵向排开，就能够得到12种蘑菇的拉丁名字，另一旁边如云南土地般的棕红色空间里回荡着艺术家闫晓静合成的菌丝音乐The Skyline——多声部的“蘑菇之语”在南方之南回响，这个跨越时空织就的菌丝网络初现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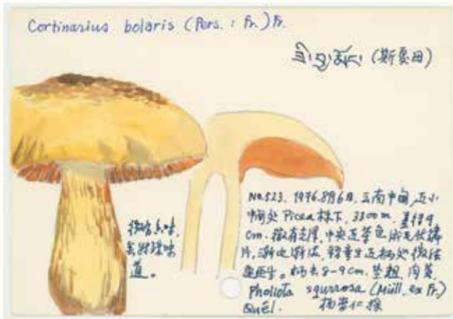
在《艺术新闻/中文版》的第99期刊物中，我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期书面的专题报道，我们选择回到中国物种资源最为丰富的云南，这里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源地之一，以菌菇为中心，回到田野，探访前沿的真菌学家与当地创作者，联结来自纽约、多伦多、香港、上海、宜春、昆明等地的新一代华人生态艺术家，也邀请来自瑞士、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艺术家，启动一轮新的生态艺术讨论与跨学科合作，34位(组)真菌学家、博物画家、当代艺术家、作家、摄影师、串联着真菌学、生态学、社会学、当代艺术、音乐、文学等学科，编织出这张由物种认知与生命意识缔结的多元网络。在云南因解读“蘑菇之语”开始的汇聚，未来将在全球不同地方继续生长蔓延，交织出更多缠绕着生物多样性与艺术多样性的“菌丝网络”。

叶滢  
《艺术新闻/中文版》主编

## COVER STORY

## 蘑菇之语：编织汇聚艺术与科学的生命互联

来自不同时空和学科背景,受到自然之力启发的“蘑菇颂”与蘑菇自身的物种属性相互交织,正是“蘑菇之语”在编织的多重生命网络



左上:程新皓,《蘑菇宴》(局部),20221年  
右上:“蘑菇之语”展览现场,王一一,资佰,杨建昆作品  
左下:“蘑菇之语”展览现场  
右下:臧穆1976年8月6日在云南中甸的田野考察笔记

我们住在南方以南的云下  
那里有无数  
难得一见的蘑菇  
个个超凡脱俗  
生生不息  
炒牛肝菌吗?  
多放大蒜!  
永远不要把神  
放在冰箱里

在8月28日昆明当代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开幕现场，诗人于坚在朗读自己于2021年夏季写下的《云南蘑菇颂》。作为全球最主要的野生菌类生长地之一，云南雨热同期的气候特征及上千米的地形海拔落差造就了本地丰富的自然植被，也塑造了每年6至9月以丰富野生菌品种构成的食菌季节。“吃蘑菇是我们云南人每年‘过不去’的一件

事。”艺术家唐志冈说。他的作品《仲夏》(2022)出现在展览的最末尾处，画面中不断复现的艳丽单色造成了近乎频闪的视觉效果，偶然暗合了蘑菇在味觉之外所能诱发的精神体验。在同一时刻与于坚以云南方言及普通话交织朗读的诗句想对应的，是不远处约翰·凯奇在1982年的行为表演《蘑菇与变奏》中以蘑菇为“准则”创作的诗句独白：将每行诗的中心字母竖向排开，就能够得到12种蘑菇的拉丁名字。作为一名狂热的蘑菇爱好者及纽约真菌学协会的创始人，这位美国激进派先锋艺术家曾在一次意大利知识竞赛节目中按首字母顺序一口气背诵出24种白姬松茸的名字。毗邻的展厅中，记录灵芝生长的生物电信息被艺术家闫晓静以算法转换为音乐，在唤醒灵芝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神话和宗教的联想的同时，也是蘑菇自我生发的絮语。

来自不同时空、文化，诞生于人类意识的

“蘑菇颂”与来自蘑菇自我的生长与节律传达相互交织，正是“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意图构建的多重网络：因蘑菇而产生交集的人类在各自及跨学科的领域激发的新的发现与创造、蘑菇于地底蔓延生长的的菌丝体在森林中构成的万物互联之网，以及以去人类中心视角展开的人类与真菌的对话及其中予人的灵感与启示。

#### 在当代艺术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点

##### 重思自然之力与生命意识

蘑菇是真菌的子实体，主体是在地下生长的菌丝体。构成蘑菇大部分身体质量的菌丝体在地下生长，人眼无法看见；而可见的身体部分，即孢子囊，会突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不经意地冒出来，没有人可以确定下一个蘑菇的出没地。

约翰·凯奇对蘑菇的痴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出于温饱需要，他开始在加州蒙特利半岛卡梅尔的家附近的树林中觅食，尽管

他很快意识到，单靠蘑菇无法维持自身所需的基本能量，但对蘑菇的兴趣却持续下来：这种兴趣不仅仅来自蘑菇自由生长的偶发潜力与其所追求的随机创作的特性的暗合，同样也来自与偶发性像伴随的、蘑菇所具有的决断生死的不可逆转的潜力——1954年，在一起纽约州北部的森林觅食中，凯奇由于误食蘑菇而近乎致命。

在1972年凯奇与插画家洛伊丝·朗(Lois Long)、植物学家亚历山大·H·史密斯(Alexander H. Smith)携手制作的《蘑菇书》(Mushroom Book)中，一系列蘑菇博物画与凯奇源自《易经》的实验诗歌，以及史密斯撰写的科学描述被以随机的构图相组合：“当事物脱离了那些简单的人造的概念时，它的复杂性也就会更加明显。”——凯奇对人类经验与控制的逃离一如展览入口处隋建国闭上双眼仅仅凭借手的触感控制的“手迹”：“因为人的身体比意识快那么千分之几秒，我捏泥的动作在自己意识到之前就

完成了。”随机产生于挤压指缝间的泥团，在掌纹的拓印中恰巧呈现出蘑菇的形态，或许也揭露了蘑菇超乎人类意识之外的生长逻辑。

约翰·凯奇以蘑菇为启示的观念艺术创作与中国西南真菌学的开拓者臧穆的田野笔记相对，是整场展览的开端，共同启示了蘑菇对于来自艺术与科学两个端口的探索者们所同样具备的难以抵御的引力。

自1973年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赴昆明植物研究所任职后，臧穆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开辟了立足中国大西南及面向东南亚的高等真菌研究领域，并对全球最为复杂、争议最多和分类难度最大的类群牛肝菌目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No. 523. 1976. 8月6日. 云南中甸”。在文革最后一年，臧穆在中国西南海拔3300米的林中，绘制下了一颗金色的蘑菇。这或许恰好印证了卢梭在两个世纪前于《植物学通信》中写下的话：“细致流畅而充满感情地描绘植物，几乎能够让一个人安然度过历史能卷起的任何风暴。”在臧穆的田野笔记边上，是其好友、中国植物画家曾孝濂绘制的四幅结构严谨的博物画。流转明亮光泽的银耳、活泼开合的绯鲜肉环菌、撑开优雅伞裙的海棠竹荪……“其实我不懂真菌，但是只要是植物、动物，看到特别可爱，就想画，仅此而已”。

可爱的、偶发的、致命的……蘑菇的特性从各个层面复现了生与死的偶然与共生。在第一展厅的尽头，是张晓刚创作于1984年，来自“死亡幽灵”系列的纸本创作“黑白之间的幽灵”。这组看似与真菌毫无相关的作品，却最为直接地暴露了艺术家对于底层生命意识的感知与重思。

这一系列创作于1984年元旦，张晓刚由于饮酒过量而不得入院治疗期间的画作，来自其看似早已触手可及的死亡的体验。“当我们被遗弃在生与死的白床上时，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梦。”九十年代初期，张晓刚开始创作出一系列表情单一的《血缘大家庭》作品，如果回溯十多年前开始的“幽灵”系列的不安与诡异，《血缘大家庭》就如同从地底冒出的可见的蘑菇，而“幽灵”系列则如同不可见但影响着底层生命意识的菌丝网络，对于一个来自于野生菌最为活跃的云南的艺术家来说，“菌子”与这片土地自带的魔性，深藏于艺术家的基因里。

#### 生态修复与生命修复

##### 真菌能成为补救环境与人类灾难的解药吗？

“据说，1945年原子弹摧毁广岛后，在一



张晓刚,《黑白之间的幽灵》,纸本素描,1984

篇炸毁的地景中最先复苏的生物就是松茸。支配原子是人类控制自然这春秋大梦的最巅峰，却也是该梦想覆灭的开端。”在发表于2015年、具有轰动性的人类学著作《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中，罗安清写道。

在由电影制作人马里昂·诺伊曼(Marion Neumann)制作的第二部长篇电影《蘑菇在说话》(The Mushroom Speaks)中，罗安清再次重申了真菌的这种生命与修复能力，并将其作为对启发人类世万物共生观念的钥匙：“在人类世，对真菌学的研究可能比你想象的更重要，这是一个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巨大影响的新世代，对人类世的讨论通常与地球科学、气候学等学科

相交织，但我认为，为了真正理解这个以人为环

力，共同幻想一场由真菌引发的文化与生物层面的发展与变革。

与此同时，跨学科呈现在无意中使众多以长时精力持续投入蘑菇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从幕后走向台前。在常人稍作转身即可迷失方向的森林，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在镜头前向大众诉说对另一物种的全新认知，同时也从另一个更为直观的层面反映出由一朵蘑菇所能引发的狂热。这或许不仅仅来自真菌蕴藏的无限神秘、未知的探索领域所带来的吸引力，或许其本身已经成为人的精神修复之所。

作为真菌微距摄影和延时摄影方面的专家，斯蒂芬·艾克斯福特(Stephen Axford)的摄影作品广泛地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文章、书籍、

“为了真正理解这个以人为环境破坏为特征的时代,我们必须对真菌有更深入的了解……真菌让植物在人类活动的干扰中焕发新生,帮助修复森林和其他复杂的生态系统”

境破坏为特征的时代，我们必须对真菌有更深入的了解……真菌让植物在人类活动的干扰中焕发新生、帮助修复森林和其他复杂的生态系统，我主张，对于菌根网络的观察、体验和与之相协调，是对万物相连的认可和感激。”

当世界分崩离析时，有什么能我们将联系在一起？在《蘑菇在说话》中，科学、诗歌与当代社会问题相交织，森林勘探者，蘑菇采摘者与种植者、真菌学家、人类学家、精神病学专家在各自领域探索了真菌的治愈属性和再生能

杂志和科学期刊上，并曾应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邀请，前往位于中国偏远地区的热带和温带雨林，对生长其中的真菌进行记录。伴随展览呈现的40张艾克斯福特深入云南省景东县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的灵动、奇异、诡谲的蘑菇摄影，艾克斯福特在影片《真菌如何改变了我的世界》中诉说了自己作为真菌微距摄影的起点：2003年在妻子因乳腺癌逝世后，艾克斯福特也一度身患重病，“两件事我都挺了过来，但当你面对死亡时会重新思考生命，于是我想重塑自己。澳大利亚海岸边的野地和古老的森林成为我的避难所。某天，我沿着海岸线散步时发现了一个紫色的蘑菇，我过去甚至不知道还有紫色的蘑菇，我对森林的看法永远改变了。”自此，彼时还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的艾克斯福特开启了对真菌无法停止的兴趣。

生活中亲人的离世同样使艺术家闫晓静开启对生命与自然的思考。一次对中国林芝种植农场的参观经历使其进一步将关注点转向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神行之物。在作品《蘑菇女孩》中，闫晓

静以灵芝孢子将木屑粘合定型为少女的形状，中国神话中万物有灵的传说被赋予更为具象的形态，以引发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展览意欲以蘑菇所暗示的多物种共生的智慧及真菌的修复能力，疗愈自然环境与人的精神所受的创伤，但在这场由蘑菇所织就的“安抚毯”下，或许早已是人类世造就的满目疮痍。

在17世纪因航海贸易而崛起并极度繁盛的荷兰，曾流行着一种称为Vanitas(拉丁语，译为“虚空”)静物画的题材，热烈开放、不可能出现在同一时刻的、来自四季时间的鲜花、易腐的水果、制造流转即逝乐曲的鲁特琴……而在最醒目处的骷髅则刺穿极尽浮华表象，提示人们：人生如梦。

在程新皓的《蘑菇宴》中，来自斗南花市的各色鲜花盛开，唱片机里播放着自13世纪《格里高利圣咏》以来包含“末日经”(Diesirae)片段的诸多音乐作品，提示人类终将来临的末日审判。鲜花、音乐、苍蝇、蜗牛、钱币——一切一丝不苟的静物陈设都是对Vanitas的忠实复现。唱机附件随意散落着两张关于蘑菇与云朵的照片——一朵来自自然世界的超大单体积云，一朵来自美国比基尼环礁核试验爆炸的蘑菇云——末日审判究竟将在何时来临？在《蘑菇宴》难以被察觉的台幕后与桌角，蘑菇自由生长，一如在鼎鼎大名的《天使报喜》画作(1470—1472年，弗朗切斯科·德尔·科萨)中出现在右下角画框中的那只蜗牛，提示着人们艺术所能创造的假象与泡影。

龙盼的作品《仙境路口》(2019)记录了对2018年发生于福建的泉州碳九泄漏事故的一次修复调查。在这次事故中，污染将渔船、渔排腐蚀，将渔民灼伤。龙盼将菌丝的降解能力化作一艘菌菇船，因为菌菇船可以吸附水面上的油污，并使之净化。然而，蘑菇船的净化能力在庞大的石化区面前显得微乎其微，小小的蘑菇船在被油污污染的海面仅仅是能被顷刻颠覆的一叶扁舟。

距离昆明当代美术馆大约6公里的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被野生菌的香味环绕，在这里能够找到大部分出现于展览中的蘑菇：异香扑鼻的松茸、撑群伞的竹荪、大半身土色还未来得及清洗的鸡枞，已经于竖笔下“犖头犖脑”的青头菌、长得像大脑的干巴菌……作为亚洲最大的野生菌集散中心，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是人类与蘑菇世界缠绕的重要一环，而同时作为当地人能够免费获取的自然养料及有闲阶级的调剂品，松茸、干巴菌等价格昂贵的野生菌已然成为新的财富与资源追求的象征。而近年来云南地区松茸的价格在菌子季价格高居不下，产量减少，也不可避免受到了气温上升、降水减少的影响。

人类至今都无法对松茸进行人工栽培。难以驯化的蘑菇是否能让人类看到自身的局限？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或许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

蘑菇所预示的生态危机及其对于末日环境的修复能力，则是从这个展览开始，在艺术界与展览观众面前，才刚刚开启的话题。在云南因解读“蘑菇之语”开始的汇聚的智识网络，未来将在全球不同地方继续生长蔓延。

此次展览由昆明当代美术馆主办，《艺术新闻/中文版》协办，展览得到了瑞士文化基金会上海办公室(Pro Helvetia Shanghai, Swiss Arts Council)、法国文化中心(Institut français)与M Art Foundation等机构的支持。展览将持续至11月28日。撰文/胡所融



左:1983年,约翰·凯奇在弗吉尼亚州山湖(Mountain Lake)的讲座中描述了创作诗歌“蘑菇与变奏”的过程,并朗读了第一首“变奏”早期的文稿  
右:《约翰·凯奇:一次真菌学的初涉》(John Cage: A Mycological Foray, 2021)一书再现了大量关于凯奇与蘑菇关系的档案材料

# COVER STORY

# 以蘑菇作为方法： 新一代华人艺术家的生态艺术创作

他们大多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将生态学、生物学、地质学、社会学与多种艺术媒介结合的方法实践生态艺术,以基于田野、亲身实验的方式进入创作过程

持续高温、病毒肆虐、能源短缺……生态危机早已侵入日常生活的多个切面,“这种危机源自我们与自然界其他生命形式、物质形式的关系失衡,而解决这种危机也需要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亲密合作。”如艺术家郑波所言,当艺术在现实中遭遇悬置,种种紧急与“不可控”的状态之下,新一代的创作者们开始将关注点从人类社会与自身转向真菌、植物、动物乃至更广阔的生态环境与宇宙文明,以肉身感知跨物种的连接,尝试与差异性、复杂性与多样性共处。

展览“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串联起了数位专注生态艺术的新一代华人艺术家,他们大多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从生态学、生物学、地质学、社会学与艺术史的综合角度实践生

量砍伐,巨量垃圾被填埋、焚烧或投入海洋,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依然源源不断地被开采和燃烧。我们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生存的这颗星球的气候和生态。我们意识到危机四伏,但我们并没有停下来检视我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建构,当时郑波在文章里亦提出一些应对与建议:“一方面,我们需要反思全球化的生活模式;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寻找方法让我们的情感、道德与我们改变地球的技术能力相匹配,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智人(Homo Sapiens)。”

在创作中,郑波深入到分子水平关注植物生命,思考他们如何用“身体”建立社区和实践政治。在森林中,树木利用真菌获取营养,利用昆虫授粉。他则尝试通过图像和声音来推测

森林的政治生活,以他与柏林主要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对话为基础,他们包括研究植物适应性的 Roosa Laitinen 和专门研究生物多样性和土壤生态学的 Matthias Rillig。在《植物的政治生活》中,郑波与科学家将森林中真菌与植物的关系类比人类与苹果树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进入一个人类不是世界中心的未来,我们需要在生物学、智力和政治上充分尊重其他形式的生命和物质。”

艺术家曹舒怡的新作也涉及跨学科合作,基于近年在云南发现的可降解塑料与橡胶的真菌相关研究展开,并与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 Peter Mortimer 实验室合作开发,包括一组3D打印雕塑《无边缘外部肠胃》(2022)和双频影像《徜徉

变形和调整中。”雕塑根据菌丝体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建模,它本身也在墙面上蔓延、分散,融入周围的环境之中。

真菌独特的消化能力使它作为持续生长并变换形状的菌丝网络,灵活迁徙于充满不确定的地貌之间。经由真菌和细菌的消化,人造塑料、橡胶等污染物得以融入更广泛的生态环境,最终以行星新陈代谢的形式回归其矿物起源。通过在菌丝体的智能与机器训练和学习之间建立联系,作品引出对生命和智能形式的跨越边界与类别的想象,同时也从深度时间的角度探索有机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共同演化,思考生物与地质之间的复杂纠缠。在基于实验研究的抽象艺术表达中,涉及到从菌的语言到机器语言,从科学语言到艺术语言的翻译转化,“我创作的过程其实一点也不高科技,大部分时间是在以繁琐的重复劳动制作图像数据集以及手工建模而已,”曹舒怡如此描述她的创作过程。

居住在多伦多的艺术家闫晓静在中西方文化中探讨自然、艺术与科学的联结,她长期关注灵芝的特性和含义兴趣,并“着迷于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那种超越自然的幻觉”。她尝试制作的雕塑融合了灵芝的自然生长周期,并突出了其令人惊奇的特性,例如适应、自组织、自愈和再生。在制作《灵芝女孩》系列雕塑的过程中,



郑波,《植物的政治生活》影像静帧,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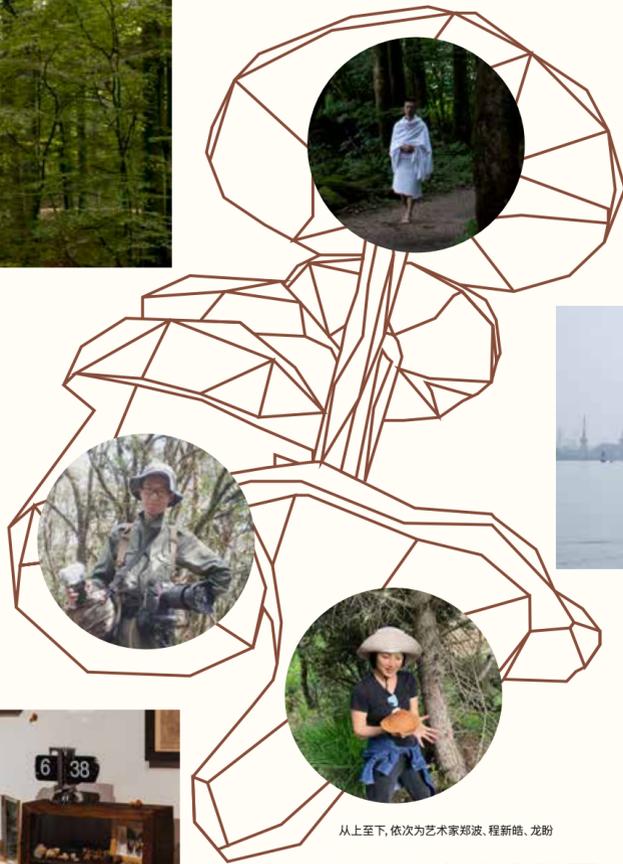
态艺术,并积极与其他学科的专家交流与合作,以基于田野、亲身实验的方式进入创作过程,其作品形态与媒介也呈现出非传统的多样性,通过雕塑、装置、声音、影像、行为、文献等多种综合艺术形式生发与展现与自然合作的创作过程。在他们的作品中,试图构建包含人与自然,真菌、植物与动物的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意识,引发对万物联结和相互影响的思考。

### 在自然、科学与艺术的合作中 对生命和智能形式展开跨越边界的想象

在艺术家郑波2018年的文章“善良人类世之生态艺术实践”中,他写到:“热带雨林被大



程新皓,《蘑菇宴》局部,装置,综合材料,2022年



从上至下,依次为艺术家郑波、程新皓、龙盼

于下,徘徊于外》(2022)。标题暗示着菌丝体不停地于其极限之外徘徊的特质,曹舒怡在采访中提到:“大多数的生物都是根据食物的特点来进行迁徙和移动的,而菌丝体则是将自己嵌入食物中,并根据食物的形态不断地变换,因此菌丝体从来没有固定的身体边缘和模式,而是在无尽的



龙盼,《仙境路口》影像静帧,2019年

艺术家将木屑和灵芝孢子的混合物放入模具中,再转移至温室内,几周后,菌体开始生长并创造了自己通过生长变形而来的雕塑。“这个混合科学/艺术/怪异/世俗实验的开端让我很满意。我不再控制,自然在控制。对我来说,这个等式的每一边都有机会发光是很重要的。”

与雕塑共置的声音作品《天际线》则记录了灵芝生长的生物电信息。艺术家利用电极采集来自灵芝菌丝的数据,然后借助扩音器处理生物电记录,再通过算法转换为音乐。观众可以通过声音与旋律的变化来体验灵芝雕塑生长环境的律动。生长中的灵芝菌丝充盈了木屑之间的空隙,在《灵芝女孩》这件雕塑作品中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

《灵芝女孩#17》则是一段45秒的延时视

部分图片来源:艺术家郑波供图;程新皓供图;龙盼供图

# COVER STORY

频,记录了一个《灵芝女孩》雕塑的生长过程。雕塑从白色菌丝体阶段慢慢转变为灵芝菌体,最终被释放的棕色孢子粉末覆盖,视频展示了人形菌丝体雕塑转变为灵芝和人形混合体的过程。人类与自然日益的寄生与共生关系可能导致我们破坏给我们提供生存环境的自然,引发应对生态危机的思考。

### 将蘑菇作为方法 重塑万物共生的联结

专注生物艺术的曹舒怡曾将此方向比作自己的出口:一方面这一形式成为了自我感知的外部神经元,被粗暴归入“少数裔”种族名录的边缘化状态焦灼着日常生活创作;另一方面,生物艺术所关注的边缘生物,例如非人类的动植物也激活了她对于这种被甩出主流语境议题的共情与探索热情。“过去一年里,一种生命体共生的视角不断被重申。这驱使我将动植物与微生物视为持久共生的菌落:我们从未是个体(we have never been individuals)。然而人类不仅是生物体,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存在,对此我的更深感受则是:我们从未是共同体,”艺术家曹舒怡在2021年的“如藤,如蚁,如菌:劳作与共在”一文中写道。

与曹舒怡将生物艺术作为表达身份政治议题的某种载体类似,艺术家龙盼也提及真菌与社会边缘群体的相似性,在关注“三和大神”(特指一小群盘踞在三和,流离失所,以做日结工为生的人)的作品《粉色蘑菇宴》中,她借由蘑菇参与到这群青年的生活中去,与他们合作种植蘑菇、记录他们的生存处境与真实想法。这件作品的源起则是艺术家本人与“不被看见的”蘑菇的共鸣,以及三和大神与蘑菇类似的



闫晓静,《灵芝女孩》,2016-2017年

从上至下,依次为艺术家王一一、闫晓静、曹舒怡

也可以是一种人生状态,“蘑菇让我有机会去介入更多的情境。”

艺术家王一一的系列雕塑“石花”是艺术家想象中一种石状宿主被菌丝感染后形成的石菌共

### 在艺术家试图借用人类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可能进入田野并带入艺术创作时,也可能面临学科知识更新滞后乃至谬误,跨学科工作不仅仅是浪漫的想法和行动,更需要知识结构切实地扩容与更新

生存状态:“他们一同藏身于草丛中,有同质感,都是被无意或有意忽略的群体。”

龙盼最初开始研究蘑菇并将其作为创作材料,也是因为关注到真菌所拥有的修复能力,在看见海上油污泄漏的新闻、及在文献研究中发现蘑菇拥有降解石油的功能。蘑菇看似日常,却有着修补旧物、净化环境的能力。基于社会污染事件-2018年碳九泄漏-所生发的作品《仙境路口》中,作品将菌菇的降解能力化作一艘菌菇船,寄托着村民修复家园的希望,但在茫茫海上与庞大的石化区面前,蘑菇船净化之力微乎其微,净化几乎是徒劳的行为。海面上飘荡着的这艘小船显示出一种残酷而浪漫的感觉,而真菌在这件作品中则化为了行动者和发声者。

“去理解微生物/植物的状态才能更好地去认识这个世界,”龙盼如此说道。在《丝线》中,一根纤弱的菌丝,穿过了一根针的针孔。在她的描述中,蘑菇强大又任性,作为她艺术创作的材料又展现出诸多可能性,是一种艺术形式,

生体衍变而成的化石。有着相似共生关系的生物还有虫草-寄生类菌丝和昆虫的共生体。在菌丝充分占领,消化了宿主体内的营养以后,子实体(蘑菇)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长出,形成完整的石花。虫草即是菌丝住进了虫的体内,将虫消化后伸出“草”的部分。

运用陶、陶土和瓷等多种材料烧制而成的“石花”呈现出迥异的颜色及质感,不变的是其包裹下露出形似菌褶的纹理,王一一说:“我把这组作品的雕塑体,作为给菌丝的宿主。在菌丝充分占领,消化了宿主体内的营养以后,子实体(蘑菇)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长出,形成完整的石花。蘑菇的部分在生长后不久被泥土包裹,便会形成化石。最后它们进窑烧制,这个过程中菌菇本身被烧尽,只留下曾经存在过的印记。”

### 到田野去,在自然中 知识结构与创作来源的扩容

在程新皓的新作《蘑菇宴》中,他呈现了一



王一一,《石花》,2021年



曹舒怡,《无边缘外部肠胃》与《徜徉于下,徘徊于外》,2022年

个看似当代日常的现场,来自于对隐喻、象征与谱系的恋物式想象,并遥遥指向自十七世纪而降欧洲静物画中的若干母题,如与浮华虚妄有关的 vanitas (虚空画)或是更早的指向此世短暂的 memento mori (“勿忘你终有一死”)。循环播放的唱片,逐渐凋亡的花束,古老的书本与簇新的集邮册,堆满矿石、标本、羽毛的博物柜,几何体与盘踞其上的苍蝇标本……杂乱地布置于桌面。在彼时,蘑菇也作为速生速朽的意向被纳入这些母题中。而在此处,来自云南的蘑菇似是而非地介入符号的游戏中,将其打断、连接、重新赋义。

在展台上,玻璃盖下的枯死植物是106年前一位苏格兰的植物猎人从丽江引种回爱丁堡的一株杜鹃,也就此由《蘑菇宴》串联起程新皓过往的作品线索。在创作“植物猎人”时他曾提及:“植物对我来说是一个棱镜,我感兴趣的是它如何变成一个搅拌机,把背后的知识系统糅合在一起,从而让它们发生作用的,以及人类在中间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简而言之,植物是如何进入到知识和话语的生存过程中去的。”

与艺术家立足家乡云南的其他作品不同的是,《蘑菇宴》并非通过身体在场进行遥远与本土性的二元叙事,但依然延续了通过非实体性的抽象符号感受世界的方式,以及知识性的探讨和更为具体的言说。

正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河流脉搏——穿越边界交叠的世界”中展出的作品《象征》也同属程新皓的“云南故事集”系列,该录像拍摄于澜沧江流域,是亚洲象的传统栖息地,而在傣语中,“澜沧”本就意味着“百万大象”。大象因其体量,一再被赋予超越其自身的象征。而这些象征层层叠加,穿越时代,反过来遮蔽了大象自身。录像中的叙述从傣族关于大象的神

话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叙事学,试图通过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大象与现实的遭遇,回观诸物与话语之间的纠葛,以及它们如何共同穿越历史,建构出新的现实。

走出工作室,去看到更真实的发生,龙盼

撰文/杨曜

## COVER STORY

# 菌物志

## 新的智识网络,如菌丝一般蔓延

诸多以蘑菇为线索的科学研究、人类学观察、艺术、摄影、诗歌与纪录片创作,以及菌丝体材料应用,彼此互相影响与激发,亦如菌丝网络,为我们输送着取之不尽的精神与物质养分



真菌学家杨祝良

蘑菇,通常意义上指的是大型高等真菌长在地面之上易腐的子实体。在土壤之下,菌丝体一年四季都在不断蔓延与缠绕,输送营养物质,传递生物电信号,形成的菌丝网络是森林生态里木维网(wood wide web)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以蘑菇为线索的科学研究、人类学观察、艺术、摄影、诗歌与纪录片创作,以及菌丝体材料应用,彼此互相影响与激发,亦如菌丝网络,为我们输送着取之不尽的精神与物质养分。

### 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室

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室创建于20世纪70年代,现藏有超过12万各类真菌标本,真菌标本藏品量居全国第二位。“HKAS”,即“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登记号”(Herbarium of Cryptogams,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被收录在国际植物标本馆名录内,促成了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室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近年展开的标本数字化工作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了隐花植物标本收藏室的工作。

### 臧穆

臧穆(1930–2011),享誉国际的真菌学家,中国西南地区高等真菌研究的开拓者。他对全球最为复杂、争议最多和分类难度最大的类群牛肝菌目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臧穆注重野外观察和标本采集,认为没有野外工作,科研就成了无本之木。臧穆毕生共采集真菌标本13800余件,苔藓标本24500余件,地衣标本1200余件,留下了珍贵的田野真菌考察笔记,并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

臧穆主编和编著的有《中国真菌志·第二十二卷·牛肝菌科》(I) (II)、《中国隐花(孢子)植物科属辞典》、《横断山区真菌》、《中国食用菌志》、《西藏真菌》及《西南大型经济真菌》等专著,在其身后出版的《山川记行》则收录了臧穆在1975年至2007年共32年的野外考察写生和笔记。



美国真菌学家、医学研究员与企业家保罗·史塔曼兹(Paul Stamets)

### 杨祝良

著名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云南省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主任、《Fungal Diversity》主编,主要从事真菌的多样性与分子进化研究,创建了世界牛肝菌科和鹅膏科新的分类系统,整体领跑了全球两科的系统分类研究,创立了中国高等真菌分布格局成因理论。

杨祝良于1997年获德国图宾根大学理学博士学位,2005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06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其担任主编的国际学术期刊《Fungal Diversity》(真菌多样性)近三年在全球该领域期刊中连续名列第一。他同时担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SC)真菌专家组委员和国际真菌命名法委员会(NCF)委员。杨祝良编著有《中国真菌志·第二十七卷·鹅膏科》、《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等真菌学专著。

### 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

自2005年开始运行的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是中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每年4月至11月,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会有黑牛肝菌、青头菌、干巴菌、鸡枞、竹荪、松茸等260余种野生菌上市销售,大多为5、6小时前采摘,留存着泥土气息的野生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户客商长期活跃在该市场。在野生菌交易的旺季8月,该市场24小时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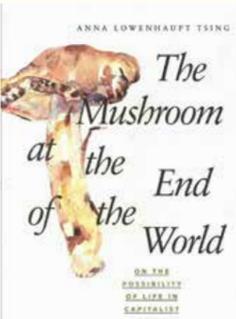
### 保罗·史塔曼兹 (Paul Stamets)

保罗·史塔曼兹是一位美国真菌学家、医学研究员与企业家。他创立了Fungi Perfecti, LLC公司,自1980年以来致力于食用和医用蘑菇的研究与产品化。保罗认为自然栖息地和人一样有免疫系统,而蘑菇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利用人与真菌的密切进化关系,真菌产品可以增强自然与人的免疫力。保罗相信“菌类多样性就是生物安全”(Mycodiversity is BioSecurity)。

史塔曼兹发现并命名了诸多致幻蘑菇的新品种,并出版《菌丝运转:蘑菇如何帮助拯救世界》(Mycelium Running: How Mushrooms Can Help Save The World)和《种植美食和药用蘑菇》(Growing Gourmet and Medicinal Mushrooms)等著作。史塔曼兹在2019年的纪录片《神奇的真菌》(Fantastic Fungi)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编辑出版了同名书籍《神奇的真菌:拓展意识、替代治疗、环境影响》。在流行文化中,2017年开播的美国剧集《星际迷航记:发现号》(Star Trek: Discovery)中一个与保罗·史塔曼兹同名的宇宙真菌学家角色是向他的致敬。

### 《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 罗安清 (Anna Lowenhaupt Tsing) 著

2015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中,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教授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在横跨日本东京与京都、美国俄勒冈州、中国云南、芬兰拉普兰等地的田野调查里,挖掘出一条鲜为人知的商品供应链,一步步呈现珍稀松茸的“身份转译”:在废弃工业林中悄悄破土而出,被通入山林寻求“自由”的美国移民与退伍老兵采摘收集,再通过竞价激烈的保值票市场,累积层层价值进入日本,化身为带有强烈象征的礼物。如果人类必须在资本主义废墟,即“人类世”的时代当中求生,罗安清以无法被人工培育与量产的松茸作为透镜,从中窥见经济、文化、生态以及生存策略彼此之间,能形成何等出乎意料的纠结与联系,也提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在“人类世”,不强调发展与进步的社会是什么样?人类是否能与各物种保有互不和谐、但又无须掠夺的和平共存?



图片来源:艺术家斯蒂芬·艾克斯福特,灵感来自美国作家、摄影家亚历山大·史密斯,影片源自美国作家、摄影家亚历山大·史密斯,灵感来自美国作家、摄影家亚历山大·史密斯

## COVER STORY



### 梅林·谢尔德雷克 (Merlin Sheldrake)

梅林·谢尔德雷克是一位英国生物学家和作家,具有植物科学、微生物学、生态学以及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背景。他因研究巴拿马热带森林的地下真菌网络而获得剑桥大学热带生态学博士学位,如今担任阿姆斯特丹维李吉大学(Vrije)的研究助理,与保护地下网络协会(SPUN)合作,并担任真菌基金会(Fungi Foundation)的顾问委员会成员。2020年兰登书屋出版的谢尔德雷克著作《纠缠的生命:真菌如何创造我们的世界,改变我们的思想和塑造我们的未来》(Entangled Life: How Fungi Make Our Worlds, Change Our Minds & Shape Our Futures)向读者介绍了关于真菌学的核心线索,并从多角度审视真菌,包括分解、发酵、营养分配、迷幻药的生产、真菌在植物中扮演的进化角色,以及人类与真菌界的关系。同是科学家与音乐家的谢尔德雷克常用“复调”“合唱”等音乐形式来说明生物学的论点。

### 约翰·凯奇 (John Cage)

约翰·凯奇(John Cage, 1912–1992)是一位美国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他以“现成音”、偶发事件作为作曲元素和非常规乐器使用等概念彻底改变了前卫音乐创作。1956年至1961年,凯奇在新学院(New School)不仅教授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实验作曲课程,还开设真菌学和蘑菇识别课程。凯奇是一个狂热的蘑菇爱好者,也是纽约真菌学协会的创始人。他一生都在寻找蘑菇,而真菌是他艺术灵感的重要来源。艺术家曾说:“我得出的结论是,通过献身于蘑菇,可以学到很多关于音乐的知识。”

在诗歌实践方面,约翰·凯奇经常试验新颖的形式和强调过程与程序的创作方法。《蘑菇与变奏》(Mushrooms et Variations)是一系列中音诗,每行诗的中心字母可以拼出12种蘑菇的拉丁名。1972年,凯奇与插画家洛伊丝·朗(Lois Long)和植物学家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H. Smith)携手制作了《蘑菇书》(Mushroom Book)。书中一系列蘑菇插画与凯奇源自《易经》的实验诗歌,以及史密斯撰写的科学描述相搭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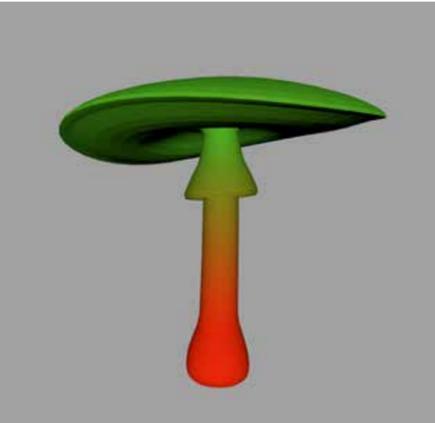
斯蒂芬·艾克斯福特(Stephen Axford)的真菌摄影作品

《约翰·凯奇:一次真菌学的初涉》(John Cage: A Mycological Foray)一书再现了这一作品集以及大量关于凯奇与蘑菇关系的档案材料。

### 《蘑菇在说话》(The Mushroom Speaks)

泰瑞斯·麦肯南(Terence McKenna)美国作家、民族植物学家、《易经》研究者。自20世纪70年代起,麦肯南与蘑菇展开了延续约30年的“对话”,他持续写下“蘑菇曾对我说”系列文字。麦肯南与蘑菇的奇幻之旅始于14岁的时候,读了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知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受到了其中通过植物得到的神秘体验的描写的冲击。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众神之粮:寻找原初的知识之树》(Food of the Gods: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al Tree of Knowledge)中,麦肯南以文献为基础,解说了蘑菇对人类社会演变与人类意识产生的影响假说。

瑞士电影制作人马里昂·诺伊曼(Marion Neumann)于2021年也推出了一部名为《蘑菇在说话》(The Mushroom Speaks)的长篇电影,其中引用了泰瑞斯·麦肯南与蘑菇的多场“对话”,巧妙运用纪录片和实验性手法,



瑞士艺术家二人组莫妮卡·斯图德/克里斯多夫·范登伯格(Monica Studer/Christoph van den Berg)的加密艺术作品“蘑菇大礼包”

将科学、诗歌和当代社会问题相交织,探索了真菌的治愈属性和再生能力。在森林勘探者、蘑菇采摘者与种植者、真菌学家、人类学家、精神病学专家的引领下,诺伊曼邀请观众与作为寄生体、共生体和分解者的真菌一同踏上旅程,揭开自然界物种之间的互联与合作。联合蘑菇及其盟友,影片引领观众去想象一场由真菌引发的文化与生物层面的发展与变革。

### 斯蒂芬·艾克斯福特&凯瑟琳·马齐尼亚克 Stephen Axford & Catherine Marciniak

斯蒂芬·艾克斯福特生活在位于亚热带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当别人栽花种草时,斯蒂芬却选择用腐木包围自己,在他的蘑菇园里对菌丝体进行培养,这一切都源于他对分享真菌之美和传播相

关科学知识的热情。作为真菌微距摄影和延时摄影方面的专家,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斯蒂芬的真菌延时摄影被收录在众多获奖纪录片中,例如BBC出品的《地球2》(Planet Earth 2)和奈飞(Netflix)出品的《神奇的真菌》(Fantastic Fungi)。这离不开斯蒂芬的搭档,澳大利亚顶尖纪录片制作人凯瑟琳·马齐尼亚克的共同制作。斯蒂芬的作品被澳大利亚堪培拉国家科学技术中心(Questacon –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re)永久收藏,应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邀请,斯蒂芬于2019年前往云南地区的热带和温带雨林,对生长其中的真菌进行记录。他的摄影作品在关于云南真菌的综合性野外指南中被用作插画。甚至有一种新近发现的中国菌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Panaeolus Axfordii。

### 莫妮卡·斯图德/克里斯多夫·范登伯格 Monica Studer/Christoph van den Berg

“蘑菇”是瑞士艺术家二人组莫妮卡·斯图德/克里斯多夫·范登伯格(Monica Studer/Christoph van den Berg)近年多个系列创作的线索。进行中的项目“真菌共和国”为打开网络浏览器每一个人准备了一枚独一无二的蘑菇作为礼物。每一份独特、实时生成、3D数字化的“蘑菇大礼包”都能够以带编号的HTML证书的形式被下载,人们可以在网络浏览器上进行查看。持有者可以观察并沉迷于蘑菇不知疲倦的旋转,还可以通过分享或交换证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网络。在互联网高度商业化的时代,免费且可交换的“蘑菇大礼包”是对当下关于非同质化代币(NFT)讨论的评论,也是对真菌文化的致敬。

在艺术家看来,蘑菇也可以作为互联网等全球数字网络的一个隐喻。构成其大部分身体质量的菌丝体在地下生长,人眼无法看见;而可见的身体部分,即孢子囊,会突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不经意地冒出来,像是提供了访问全球地下数据的热点。大型雕塑《飘浮的蘑菇群》(A band of floating mushrooms)作为对想象中的物种群落的抽象描述,其多边形切面是数字创作过程的标志,该雕塑连接着在数字和真菌议题方面有别样意义的地方。

### Mylo, 菌丝时尚

美国生物技术初创公司Bolt Threads研发的专利生物材料Mylo是在实验室中用野蘑菇根部的菌丝体材料制成,具有环保特性的可再生皮革材料。其观感与手感都与皮革十分相似,而Mylo用作原料的菌丝体是菌类植物埋藏于地下的部分,生长过程快速高效,两周内即可长成,因此排放的温室气体更少,比生产动物皮革所需的水和其他资源少,对环境的影响也更小。

2020年Bolt Threads与一批国际时尚和奢侈品公司,包括法国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Kering)、英国设计师品牌斯特拉·麦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德国运动用品巨头阿迪达斯(Adidas)和加拿大瑜伽服品牌Lululemon等达成合作关系,将陆续推出Mylo材质的产品。编辑整理/董亚琦



专利生物材料Mylo是在实验室中用野蘑菇根部的菌丝体材料制成

## PEOPLE



艺术家闫晓静和她培育的“灵芝女孩”，梁明摄影

## 闫晓静：探索人与自然协作的艺术

艺术家借由“灵芝女孩”的培育，回顾祖先对待自然的方式，以帮助思考如何利用自然手段获得复原的力量

8月28日，一场名为“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的展览在中国野生菌种类最为丰富的云南开幕。在这场以菌菇为中心、思考并理解万物之间联结和互相影响的综合性跨学科展览中，展出了四件加拿大华裔艺术家闫晓静以木屑与灵芝为材料的系列雕塑《灵芝女孩》(2016–2017)。

近些年，全球围绕菌菇为中心的实践、研究与讨论日益见长。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在美国、日本、云南等地进行田野考察后完成的著作《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以松茸在全球不同地方的生长环境、流通与贸易为线索，自2015年出版以来，持续引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与环境危机之中，以松茸为代表的真菌的生存能力，对超越人类世影响的启发与象征意义。

真菌在生态系统中的活跃、对环境的修复力以及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渊源，激发了许多关注生态议题的艺术创作者的创造力。评论家Emily Watlington在《蘑菇作为隐喻》(Mushrooms as Metaphors), Art in America, 2021年11月)一文中认为，闫晓静以及其他一些以菌菇为媒介的艺术家作品，“体

现了一种自然趋势：共生关系形成于危机时期”，这也可以视为以菌菇为主题的创作出现在越来越多跨学科展览的客观前提——我们正处在一个亟待需要审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紧迫时期。

半个多世纪前，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最后一章发出恳切的呼吁：“我们要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各种生命，是它们的族群、它们的压力与反压力以及它们的

**“如果我们忽略山林中各类的祥瑞动植物，例如蛟龙、仙鹤、松树、人参、灵芝等等，我们将无法深入理解这个神圣场域与人类的互动、其文化与宗教意义，乃至整个生态圈中相互且紧密的依存关系”**

繁荣与衰败。”今天，在难以逆转的变化相继发生时，一些艺术创作者正在以具体入微的方式，调动我们更深层次的洞察力和感知力，重塑对生命与自然的认识。

在揭示闫晓静的《灵芝女孩》的寓意前，不难看出到其外观就如简洁的题目所示，呈现了不同元素的结合：这些交替着浅白和褐色的木质半身人像上，长出了一些突兀的蘑菇，它们各自的形状和分布位置都很恣意，“人”在灵芝的呵护或

侵入下，成为新的混合体。尽管《灵芝女孩》看起来有些怪异，但这也正是从古至今人在现实中对灵芝真实期待的写照：与其融为一体，从中汲取能量，让身体健康长寿乃至永生。这一今日依旧热切的渴望与灵芝耐人寻味的文化涵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沿着时间的路径回溯，我们发现灵芝在中国人生活文化中漫长丰富的历史。“如果我们忽

略山林中各类的祥瑞动植物，例如蛟龙、仙鹤、松树、人参、灵芝等等，我们将无法深入理解这个神圣场域与人类的互动、其文化与宗教意义，乃至整个生态圈中相互且紧密的依存关系。”环境艺术史学者陈显全在《灵芝视角下的自然观》一文里诠释了自然界有象征含义的生物对人类生活广域上的意义。

在古老的道家文化里，灵芝被视为具有神奇功效的仙草。它长于幽境，集天地之灵气，

承载着信仰的力量。从关于民间信仰的记载到中草药古籍，都强调了古人对灵芝药效功能的笃信。文学描述也将它奉为珍品，曹植在《灵芝篇》里赞叹道：“灵芝生王地，朱草被洛滨。荣华相晃耀，光采辟若神。”神话故事的代代流传更是加固了它在东亚文化中的意涵。

作为吉祥如意象征，灵芝图案也逐渐出现在多种艺术形式中并进入生活。在明代，灵芝纹被广泛应用于工艺装饰，如建筑、家具、瓷器和服饰等，连绵的缠枝纹更有生生不息之意。在闫晓静看来，“灵芝在中国文字中的记载和艺术中的视觉记录，揭示了人类、自然和精神领域内不可思议又令人着迷的关系。”在长期研究中，源自成长背景的文化参照也变得具体起来。从身体的疗愈到维持大自然的运转，随着认识的加深，她将对蘑菇世界的探索变成“以更深刻的方式理解自然界内部运作的一个窗口。”

“森林永恒因为它死了又死，所以那么有生命力。”美国作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地海》系列中写道。让森林永恒的正是隐于其中的万物，它们栖居的世界比人类的存在更为久远。行走于物种丰富的林间，与各种新鲜的野生菇相遇，闫晓静将采山的经历比作爱丽丝梦游仙境般。蕾切尔·卡森在《惊奇之心》里所描述的雨中森林就在眼前——“色

## PEOPLE

彩奇异的菌菇——芥菜黄、杏黄、猩红——钻出了腐叶层。”

尽管蘑菇与腐烂有关，闫晓静更愿从生的角度去看待这一物种所带动的循环运转。“在研究和实验中我了解到蘑菇在生态循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通过它们表现自然界中不可控的现象，以及其中所蕴藏的动态的却又很难被解释的生命循环。”她细述蘑菇在生态系统中使命般的奥秘：“它分解腐朽和死亡生物，帮助将矿物质、碳和其他有机分子释放回土壤中，为植物提供食物，并对空气和土壤中的碳周转做出重大贡献。真菌参与了生命的循环——这正是蘑菇的生命价值所在。”

那些奇异的《灵芝女孩》来自闫晓静远在多伦多郊区的工作室，那里就像一个蘑菇艺术实验室。在有限的空间内，她放置了培育灵芝的小型温室棚、菌丝覆盖的器皿、人像和动物雕塑、以孢子粉为颜料的绘画等。闫晓静将自己的实践称为“种植灵芝雕塑”，这也提示了《灵芝女孩》的实现方式——它们是人为与自然、科学手段和艺术想象之间合力的成果。从2015年至今，共有20个《灵芝女孩》在精心培植下完成了期待中的“成长”。这场由人发起的与自然的合作诠释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古老真谛。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人行使有限的主导权，进退适度，同时也要接受无法完全自控所带来的偶然性。

培育灵芝的前期，她投注了大量时间与耐心。从对木屑和培养皿高温杀毒，到将混合物放入模具，等待菌丝变色并蔓延包围木屑，再到将人像成型放入有人工照明的温室棚，每道工序都需严格按照科学步骤进行。材料自身的机能直接影响了雕塑的样貌。她发现，“同一模具下的灵芝会长出各种形状，从中国药房典型的架子状真菌到长柄的蛤蟆棒原型，再到鹿角状、角状形态，千姿百态。”

在反复的实验中，艺术家也不得不接受合作者具有一半主权的结果。有时即使各方面环境要素都达到要求，灵芝依然无法长出，一切只能戛然而止。“那就交给偶然和命运吧。”尽管如此，在收尾的最后阶段，她仍行使了作为人的掌控权。近三个月后，当灵芝长到被认为可以叫停之时，她就从温室中取出基本完型的雕塑，将其烤干，以便保存。经过

这道工序后，灵芝表层的肌理纹路变得清晰，色彩也更加错落有致。

凝视这些滋长灵芝的半身像愈久，我们愈发现它们“存在即合理”的强悍一面，这基于一个紧密凝结的关系网络。木屑通过菌丝体结合，形成女孩的雕塑形态，而女孩的半身像也为蘑菇提供了丰沛营养。这也是一个以菌丝为纽带的世界的形象化缩影：万物相互依存，生命循环往复。在艺术家为之重构的关系世界里，蘑菇将所附载的主体推向了新生，而又从后者身上得到反哺。而她最初选择灵芝作为创作媒介，直接动因来自生活中面对生命逝去欲挽回的悵



《灵芝女孩》延时影像在“蘑菇之语”(2022)展览现场

然期待。

“我的作品通常不会给出一个现成结论。若能以委婉的方式引起人们对自然的关注，思考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哪怕是一点点，对我而言也是有意义的。”谈及此次受邀参加在中国野生菌最为丰富的省份举行的展览，她表示确有一种找到归属地的情感意味在里面。尽管不能亲临现场有些遗憾，但期待日后能前往云南，俯察品类之盛，“探索菌类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以培育“灵芝女孩”理解自然界的内部运作**

《艺术新闻 / 中文版》专访闫晓静

Q：《艺术新闻 / 中文版》

A：闫晓静

Q：您以灵芝为介质的BioArt(生物艺术)创作是怎样开始的?这其中有什么转变的契机?

A：最开始并未考虑涉足，一直觉得这门艺术专业性很强。这里要提及我的艺术实践中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偶然性和意图。每个项目都涉及形式和材料的实验。随着过程的展开，每一步都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实验，由此产生的结果会诱导我的方向。由灵芝变形出来的弧线小螺旋纹样在中国传统装饰纹样里到处可见，它的造型和长生不老的象征意义很吸引我。大概在2014年初，我创作了铸铜灵芝，此后逐渐开启对蘑菇世界的探秘。可以说最初是通过生活中的细微观察，于无意间步入了BioArt的领域。慢慢的，这一创作引导并拓展着我对自己自然环境的理解和思考。

Q：东方文化里，灵芝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仙

草，是祥瑞之物。在加拿大，当地人又如何看待它?

A：在加拿大大树林里可以看到天然野生灵芝。因为它并不常见，再加上形状美观，人们遇到后也会很惊喜，会拍照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近几年随着其药用价值被推广，当地人会喝灵芝茶。除此之外，在现代生活里它并无特殊含义。从历史上看，我做研究时发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个土著村庄，在祭祀活动中戴上灵芝面具驱魔。

Q：对您而言，为何选择灵芝作为创作材料并逐渐形成个人特色的雕塑语言?

A：在国外徒步时，我在森林中会看到野生灵芝和各种美丽蘑菇，这也唤起了成长中的文化记忆。听着神话故事如《山海经》和《白蛇传》长大，我对灵芝的最初认知基于它被赋予的神秘色彩和神奇力量。人至中年经历生老病死，我不禁想起中国文化里那些有长生不老寓意的符号和材料。在兴趣的驱动下，我做了很多与灵芝文化相关的研究。人如何控制自然的想法时常萦绕在脑海。于是在之前的积累上，我开始选择灵芝作为雕塑材料，这也是我与大自然的一次合作。

Q：通过与自然合作的方式，您持续创作着《灵芝女孩》系列。这些年，在现代会里，您的自然观和艺术创作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A：在这个“人类世”的时代，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自然系统现正受到人类行为的直接威胁。技术进步令人类产生控制自然的“幻觉”，这点令我恐惧，但又为此着迷。随着对灵芝菌的研究深入，我越来越多去思考演化与蜕变、存在与成为、艺术与自然、艺术与科学等议题。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创造经验，促进万物相互联系的实现，加深人与自然界的团结。

Q：在疫情发生、气候极端、战争阴云的大时代背景下，如何以创作回应这不确定的当下?这些问题的爆发在近几年以及今后的创作中带来哪些影响?

A：我们在面对外来因素的干扰感到如此无力时，回顾祖先对待自然的方式，可以帮助思考如何利用自然手段获得复原的力量。目前我正尝试在现成的家具上种灵芝，以期赋予旧家具新的生命和存在目的，加深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但这一尝试非常有挑战性，还在摸索中。希望通过足够的实验，完成一些展示大自然造化奇迹的作品。采访、撰文 / 王丹华



左：闫晓静培育的灵芝局部；右：闫晓静，《远离你占卜的地方》(Far from where you divined), 2017, Toni Hafkenscheid摄影